

玻璃婚

为了再次燃烧冲动　我们不会放弃……

安　宁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玻璃婚

为了再次燃烧冲动，我们不会放弃……

安 宁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玻璃婚/安宁著.—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6.2

ISBN 7-5078-2565-5

Ⅰ.玻… Ⅱ.安…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5909号

玻璃婚

著　　者	安　宁
责任编辑	李晓琤
版式设计	周　迅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8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新支点平面制作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30千字
印　　张	11
印　　数	6000册
版　　次	2006年2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6年2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78-2565-5/I·120
定　　价	22.8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主人物介绍

蒋小雯：女医生，80年代大学毕业生，因单位机构调整，放弃了专业。

韩雨顺：工程师，蒋小雯的丈夫，80年代大学毕业生，因没有分到福利房住在妻子娘家。

蒋　母：蒋小雯的母亲，退休工人。

蒋　父：蒋小雯的父亲，退休工人。

董闻名：蒋小雯婚前男友，出国做生意，后回国创业。

乔雪峰：蒋小雯的领导。

蒋小萌：蒋小雯的妹妹，90年代外语专业大学生，毕业后待分配。

林涧锋：外地流浪到北京的男孩，蒋小雯的患者。

陈沙沙：蒋小雯的同事。

张　丹：蒋小雯的同学。

唐　淳：陈沙沙的丈夫，国家公务员。

内容简介

韩雨顺和蒋小雯结婚七年,爱情依在但激情不复。因为没有房子两人一直蜗居在蒋小雯父母家中,关心孩子但是喜欢唠叨的蒋母无形中给小夫妻带来了心理压力。

蒋小雯是医院的医生，因为医院改制而面临工作的变动；在她忧心忡忡的同时,丈夫韩雨顺也面临着能否分到最后一批福利房和把病重的父亲接到北京治疗的两桩烦恼事。夫妻两人用微薄的力量和知识分子与世无争的态势奔波着,事情的结局却并不如意。不甘心落于人后的蒋小雯对本分老实的丈夫产生埋怨。由于别人的失误,蒋小雯冤枉地承担起一场医疗事故的责任。现实的困境加上蒋小雯的不安于现状的心态,使这对原本深深相爱的夫妻出现了感情裂痕。此时蒋小雯的初恋情人董闻名从国外归来,他对蒋小雯的现状感到心痛,便试图接近蒋小雯给她以安慰和关怀,甚至异想天开地以为自己的地位和财富可以让蒋小雯过上幸福的生活。

因丈夫花心而断然离婚的医生陈莎莎清高脱俗,她与韩雨顺偶然相识后,发现了他不流于世俗的可贵之处,并对在感情生活中受到妻子伤害的韩雨顺渐渐产生感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夫妻间的相互误解更使正处于七年之痒的婚姻生活最终走向解体。董闻名出于同情而向蒋小雯求婚，但两人无法再找到当年的感觉而尴尬万分。陈莎莎在韩雨顺离婚后主动向他表达了爱慕之情。但是韩雨顺心里始终惦念着妻子蒋小雯，一次又一次地回避着陈莎莎的感情。

自己的婚姻，父母的婚姻，朋友的婚姻……五对婚姻中太多的内涵让蒋小雯变得成熟起来。

1

春末的北京是一个容易让人烦躁的季节，迎面的风沙和突如其来的暴晒难以躲挡。当你抱怨这干燥的天气时，心也不由地坠了下来：夏天就要到了，还不知有多难熬呢。

烦躁和不安让海丰医院神经科大夫蒋小雯感到一阵阵的心慌，先是卫生局最后补报的一批福利房名单里没有她，虽然她早做好了榜上无名的准备，但还是从心底里感到失落。不过当看到其他几个差不多同时进院的医生也在喋喋不休地抱怨时，她心里才感到轻快了些。

“现在分房以男方为主，”她安慰自己说，“韩雨顺那边不是也在分房嘛，这回怎么也该轮到他了吧，就是最差，也能分到一套西三旗两室一厅的旧房子。”一想到能离开父母，独自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蒋小雯的心情就好过多了。可最要命的是，前一段传来传去的医院要改成专科医院的谣言竟然真的变成了现实。上午赵院长在全院的动员大会上说，保留科室的部分医生和护士需要再培训，被取消的科室里的医务人员要部分裁员。神经科也属于要取消的科室。蒋小雯猜想，像自己这样毕业没几年，整天跟在主任、教授后面打杂的普通医师肯定是院领导最先考虑的裁减人选了。

同科的医生于蓓蕾悄悄对蒋小雯说：“别那么沉不住气，条件不如咱们的有的是，不过像咱俩这样没后台的也得提前找辙。”

蒋小雯问她怎么找辙，于蓓蕾翻了翻被同事戏称为“金鱼眼”的厚眼皮说：“找关系呗，这还不会。”

蒋小雯不屑一顾地说：“都内定好了，这时候你亲姨亲妈也管不了你。”

于蓓蕾说：“你还不知道，大家都在背地里活动呢。和你一块儿分来的那个皮肤科的陈莎莎，听说她老公是卫生局的局长助理，赵院长对她都客气三分。你和她不是校友吗？找她说说，保准管用。”

蒋小雯背对着敞开的门摇了摇头，说：“陈莎莎？我就没看见她笑过一回。比谁都牛，见了我像不认识似的。没见她有什么本事，连高锰酸钾都能开成 VC，找老公的本事倒是挺行。咱们院，不比医术比老公，不比医术比公关。”

蒋小雯还要说下去，只见于蓓蕾对着她挤眼睛，示意她别再说了。蒋小雯一回头，看见身材高挑的陈莎莎正站在自己的背后。

陈莎莎脸色发灰，漂亮的丹凤眼瞪着蒋小雯，问道：“蒋小雯，你说谁呢？”

蒋小雯转过身，把手里的夹子往桌子上一放，故作镇定地说：“说你呢，哪儿说错了？”

陈莎莎用手指着蒋小雯，声音发抖地说：“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蒋小雯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我说的本来就是事实，是不是我不去求你，你心里难受呀？”

“小雯，别瞎说了。”于蓓蕾过来推了蒋小雯一下，又往外拉陈莎莎，“莎莎姐，别生气，小雯就那犟脾气，哪儿像你那么有修养。”

神经科的张护士过来问："莎莎，你怎么跑这屋来了，不开安定了？"

于蓓蕾说："小张，你别管了，我一会儿给莎莎姐送过去。"

于蓓蕾拉着陈莎莎走出去，一会儿又笑着回来了。

蒋小雯撇着嘴说："好啊！你们俩倒成一个战壕的了，什么姐呀妹呀的。"

于蓓蕾说："蒋小雯，好汉不吃眼前亏，你那么犟有什么好？你就不怕陈莎莎为难你？我看你都快成你自己的患者了，不知道自己的症结。"

蒋小雯知道自己好面子，和陈莎莎吵架是过于冲动了，所以心里也有些忐忑，一直到下班，她都闷着头做事。

虽然陈莎莎没怎么和她吵，蒋小雯心里还是感到一阵又一阵的委屈。在大学里，陈莎莎和她不是同一个系，俩人几乎没有说过话，但是陈莎莎的高傲和漂亮让自尊的蒋小雯暗暗较劲。从长相到成绩，蒋小雯不认为自己比她差，但比家庭背景就使蒋小雯感到极大的落差。陈莎莎的爷爷是海军司令员，她从小在海军大院里长大。每到周末的时候，蒋小雯站在拥挤的公共汽车站等车，常常能看到陈莎莎悠然自得地坐在一辆挂着军牌的高级小轿车里扬长而去。这些使蒋小雯的心隐隐作痛，对父母的想念竟然一点一点地变淡了。在闷热拥挤的公共汽车里，回家吃妈妈做的可口饭菜的兴奋心情一点儿没有了，完全成了应付差事。只有一点让她略感欣慰，那就是陈莎莎没有人缘儿。陈莎莎从来都是一个人来去匆匆。她身材颀长，看人的时候总是眼皮往下耷，似乎别人像地上的蚂蚁似的离她很远。毕业前

时候，以她的成绩根本不可能留在一类医院，但是凭着家里的社会关系，她轻而易举地和优秀学生蒋小雯一起分到了这家医院。随着时间的流逝，结了婚的蒋小雯已经不会再和陈莎莎暗中较劲了，但是今天，不知哪根筋不顺，竟然惹到了陈莎莎。最让蒋小雯感到郁闷的是自己并不是一个爱在背后议论人的庸俗女人，而于蓓蕾——蒋小雯最看不上的长舌妇，今天竟然成了一个化解纠纷的大好人。

蒋小雯希望赶紧下班，一来摆脱这窘迫的环境，二来好回家问问韩雨顺所里分房的情况。

韩雨顺在一家机械科研所做研究员，是体面但却囊中羞涩的工薪阶层。从农村出来的韩雨顺言语不多，和躁动不安的同龄人相比，显得老实稳重。此时韩雨顺正坐在办公室里，同妻子蒋小雯一样，也在为分房的事烦恼。

在另一间办公室里，赵所长和其他几个副所长正在研究福利分房的名单。据说这最后一批福利房是以打分的形式分配：分数高的排在前面，但怎么给职工打分使几位所长颇感头痛。

刚参加工作时，因为听说结婚了就有资格排队分房子，韩雨顺和蒋小雯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匆匆忙忙领了结婚证。一晃六年多过去了，韩雨顺在分房名单里的位置慢慢向前移动，没想到这个用六七年时间堆积的美好幻想就像彩色气泡一样马上就要破灭，韩雨顺焦急的心情可想而知。

刚才老马来韩雨顺桌边的饮水机倒水的时候，同情地看了韩雨顺一眼，说："小韩，柴油发动机的那个试验不是你做的吗？怎么变成李向志他们的课题了？"

雨顺无可奈何地说："课题是他们报的，找我帮忙，我学的就是这个专业，所以顺手就做了。"

老马拍了拍韩雨顺的肩膀，神神秘秘地说："知道吗？那个课题得了科技部创作发明二等奖，上面怎么没有你的名字？李向志他们几个是名利双收。你可别太老实了，那屋里排着名次呢，有成果的肯定加的分多，还不争取去。"老马朝所长办公室努了努嘴。

韩雨顺咬着嘴唇，犹豫了半晌才说："这不太好吧？"

老马边仰头喝水边说："小韩，你要真爱和丈母娘挤在一堆住，那我就不拦你。我告诉你，福利房可是最后一批了，过了这村没这店，容不得你再犹豫。反正我这回要拼命了，谁再欺负我，我就和他同归于尽。得了，你小子别再肉了吧唧的，该冲就冲吧。"

韩雨顺心事重重地来找李向志，还没开口，胖胖的李向志就拉着他进了屋，转身关上门，很郑重地说："好兄弟，那事我还没来得及谢谢你呢，不过，咱哥俩，没说的，今晚我请客。"

韩雨顺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地说："李老师，听说这回分房子有科技成果的人会加些分数，er-s 发动机系统改进的那个课题组能不能挂上我的名字？排在最后也行啊！"

李向志倒吸了口气，为难地说："兄弟，要排你得排在第一位，可是现在加上两个所长挂名的已经七个人了，规定只能报五个，这让谁上让谁下呢？不过，也不能亏着你，奖金是不能少了你的。"说着从皮包里摸出五百元钱，塞到韩雨顺的手里。

捏着钞票的韩雨顺正在发呆，小李喊他接电话，他想把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再塞回去，却见李向志夹着皮包跟他挥挥手，转身出了办公室。

电话是韩雨顺老家的二姨打过来的。这些年二姨夫在省城建筑工地打工，成年东奔西走，没有个固定地儿，二姨咬牙装了部电话。这部电话只有二姨父和韩雨顺打进来过，二姨从来不舍得花长途费打出的。

韩雨顺的心提了起来，心想这几天老觉得不对劲，莫非是家里出事了？果然，二姨说："你爹这些日子身子不舒服，吃也吃不下，下地还得让人扶着。你娘着急了，想到北京来给你爹看看病。"　韩雨顺心里很难过，对二姨说："让雨春送我爹娘过来看病吧，越快越好。"二姨说："你娘说要是给你和小雯添麻烦就不去了。"

雨顺忙说："不麻烦，小雯就在医院工作，还能管得上，您帮着买好车票再告诉我爹，不然我爹会心疼钱。"

放下电话，韩雨顺心情更加恶劣，根本没有心思再理会同屋的小李在一旁夸张地模仿他的家乡话。父亲的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直想找个机会让父亲来北京看看，但是他一提到乡下的父母，妻子脸上顿时阴云密布，韩雨顺一般会知趣地闭上了嘴。妻子不欢迎是一个原因，一向自尊的父母也不会看儿媳妇的脸色，所以看病的事就一拖再拖。韩雨顺想，不能再等了。他马上给妻子打电话，蒋小雯第一个反应就是老人来了住哪儿。

韩雨顺说："我工作都七年了，父母一回也没来过北京，平时也没有照顾过他们，钱寄得也不多。这回爹病得不轻才想起来到北京看病。再说你在医院工作又方便，只要没多大事，开了

药，回去调养也不会麻烦到哪里去的。”

蒋小雯问他分房子的事怎么样了。

韩雨顺支吾着说：“还不知道结果。”

蒋小雯让他再努把劲儿，自己这边是彻底没戏了。

蒋小雯又发愁他父母来了怎么住。

韩雨顺说：“这一两天来不了，等我回去商量吧。”

所里的人陆陆续续都走得差不多了，韩雨顺还坐在办公桌边发愁。

分房委员会正在会议室里开会。韩雨顺犹豫了许久，决定去敲会议室的门。鼓足勇气刚走到门口，他又却步不前了。徘徊再三，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狠着心一把推开了会议室的门，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为之一惊。

赵所长一看他惊慌失措的神态，镇静地说：“小韩，所里领导正在研究问题，如果不是急事，就请你会后再说。”

韩雨顺用发颤的声音说：“实在对不起……打扰各位领导了……我知道我这样做不礼貌，我实在不得已才这样做……我想向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的困难，请求领导能帮我解决一下……”

“不行不行，怎么这样没有规矩，快出去，我们还要继续开会。”一位领导很不耐烦地斥责道。

“我是确实有困难才来恳求各位领导的，我在农村的父亲得了重病，想到北京看病……我结婚七年了，因为没有房子，一直寄居在丈母娘家……我家在农村，上学一直很艰难……现在父亲又得了重病，我想请所里领导考虑我的实际困难，帮我解

决房子问题，对各位领导的大恩，我一辈子都会感激不尽…… ”韩雨顺强压住激动的音调，看着在座的所领导们惊讶、理解和嘲讽相混杂的神情，语无伦次地讲了一通话后，大脑一片空白。他自知失态，脸上强做出讨好的笑容，退出会议室，下意识地顺手轻轻把门关上，低着头进了卫生间。

“年轻人真不像话，胡来嘛！好了，我们还是继续研究吧，尽快拿出方案来，不然回家太晚老婆该骂了。”

大家在赵所长的提醒下回过神来，继续研究。

赵所长首先发言：“韩雨顺擅自闯会确实是不像话，应该严肃批评，但他在所里的工作群众反映都不错，是一个能力很强，进步很快的年轻骨干。在他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做了一些不错的设计项目，为人也不错。现在家里有困难，我想在座的领导也有不少来自农村家庭，都能理解他的急切心情。我看是不是对他的问题个别研究一下，予以解决，大家议一下！”

所里其他两位领导也附和赵所长的发言，认为应把韩雨顺作为个案处理以解燃眉之急，同时也能在关键时刻体现组织的温暖。

以刘副所长为代表的多数领导持反对意见。

刘副所长说：“如果韩雨顺用这种闯会的方式解决了问题，那会起到很坏的示范作用，以后评职称、提拔干部都会有人效仿。再者所里比韩雨顺更困难的年轻人也有，我分管的第二研究室的小张结婚都一年多了，两人都是外地的，还挤在单身宿舍呢。”

赵所长等了一会儿，看无人再发言，便说：“那么，为慎重起见，咱们举个手，表决一下这次的分房方案。我把话放前头，个

人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一旦表决半数以上通过，就是最后决定，今晚就通知办公室，明天一早务必张榜公布。集体的决议，集体负责，谁也不允许犯自由主义，私下传播会议酝酿过程和其他不利于团结的言论。好，现在表决，同意这个方案的，请举手！”

举手的占到六七成。有人起身清点确切票数。“到会十五人，九票赞同，通过。”各位领导一下松散了，纷纷收拾东西，起身活动手脚。

一直等在门外的韩雨顺眼见所领导从会议室鱼贯而出，不由一阵紧张，仿佛在眼前出现了一根救命稻草。

领导们各自结对说着闲话往外走，路过在板梯间的韩雨顺时，有的人视若无睹地从他面前走过，有的人对他点点头，有的人甚至拍拍他的肩，表示很亲切友好的样子。

赵所长最后出来。

“小韩啊，你还得多体谅所里的难处……这次不行了，最后决议已经形成，不能更改了……等下次所里调剂吧……”赵所长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面有难色地说：“所里这回也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次要是不行的话，还有机会。等所里以后有了承包政策，效益好了，肯定会给职工购买商品房。”

韩雨顺苦笑了一下，心里的希望被彻底地击碎了。

赵所长感到了雨顺的沮丧，说：“小韩，也别把分房看得太重了，你们年轻人的机会多的是，别灰心。”

韩雨顺点了点头。

韩雨顺刚要离开办公室，小李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太好了，还怕进不了办公室，家里钥匙忘在办公室了，你说我糊涂不

糊涂？”她很快找到了钥匙，哗啦哗啦晃着要走。

韩雨顺问：“小李你结婚了？”

小李哈哈哈笑了起来：“谁说的？我毕业三个月就结婚，也太闪电速度了吧？再说，谁当我老公，我还没弄明白呢！”

韩雨顺不解地问：“那你怎么有家了？你家不是在外地吗？”

小李说，“你真够土的了，现在所有人都在租房住，谁还几个人挤那个破单身宿舍？”

韩雨顺心里一亮，忙跑到报架那儿，卷了一摞子报纸。

2

蒋小雯下了公共汽车，拐进了胡同的小巷。

和许多老北京人一样，蒋小雯和父母亲挤在皇城根儿下一片古老破旧的四合院里。蒋小雯姐妹长大成人后，父亲蒋卫国把自家的厢房接出了一间，做厨房兼餐厅，还兼着蒋小雯和蒋小萌两姐妹的闺房。等到蒋小雯结婚后带回了上门女婿韩雨顺，蒋卫国又在厢房的侧面报出了大约五平方米的简易房，当作是二女儿临时闺房兼厨房。不光蒋家是这样，几十年来，北京因地制宜就地起房的人家多的是，中规中矩的四合院成了歪七报八的大杂院。好在邻居都是亲切近便的，也就不存在和谐不和谐的问题了。

李婶家的大虎见到蒋小雯打了个招呼：“下班了，小雯，你家来客了。能猜出是谁吗？估计你猜不出来。老董家的老二！”

蒋小雯吃了一惊。

大虎悄声说："还有点儿旧情难忘吧？"

蒋小雯用皮包扫了他一下，说："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大虎跳起脚躲过了袭击，说："逗你玩呢，谁不知道你和雨顺瓷实着呢。哎，雨顺回来了吗？我手痒了，得找人杀一盘。"

蒋小雯没再搭理他，径自进了自己家院子。

蒋小雯心里有点不安，心想董闻名一走就是十年，难道说回来就回来了？想到董闻名，心中竟然生出了一丝亲切、依恋，总之说不清的思绪。

家里还真像是来客人了。小院里枝叶浓密的老槐树下，一群人叽叽喳喳聊得正欢。中间那个手舞足蹈的大个子停下来向蒋小雯看的时候，蒋小雯的心跳加快了。这个人果然是董闻名。

蒋小雯和董闻名自小在小胡同里打打闹闹地长大，真算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了。董闻名虽然没考上大学，但是聪明、仗义，对蒋小雯格外关照，还时不时到缺少劳动力的蒋家找点力气活做。烧炉子的时候，总是他帮着买煤球，铲煤球。开始蒋小雯的双亲使唤他也觉得顺手，但是，自从小雯出人意料地考上大学之后，这情景便不大对劲了。蒋母觉得家里要飞出金凤凰了，而董闻名二十郎当岁儿，成天在家混着，怎么看也不是自己中意的梧桐树。董闻名一来找小雯，蒋母就让小萌跟着，自己也是摔摔打打，给董闻名听。董闻名虽说脸皮厚点，但是也有一定限度，渐渐地就和小雯转入地下活动了。董闻名那时也急于赚钱，但是街道给安排的工作他看不上，看得上的他又干不了。后来，他和一个哥们儿在胡同口设赌棋，从古书里翻出一些古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